



# 作家与作品

北京市社会科学研究文学研究室编

中国展望出版社

# 作家与作品

北京市社会科学研究所  
文学研究室 编

中国展望出版社

一九八四年四月

## 作家与作品

北京市社会科学研究所以  
文学研究室 编

\*

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

(北京西城区太平桥大街4号)

北京北下关印刷厂印刷

北京新华书店发行

---

开本850×1168毫米<sup>1</sup>/<sub>32</sub> 8.5印张

207千字 1984年4月 北京第1版

1984年4月第1次印刷 1—15,000册

---

统一书号：8271·013 定价：1.05元

## 目 录

- 论老舍的《猫城记》……………吕恢文(1)
- 老舍和他的儿童文学创作……………甘海岚(26)
- 关于骆宾基的《幼年》……………韩文敏(43)
- 把握散文诗的特点正确理解  
    《雪》和《风筝》……………高起祥(59)
- 散文在歌唱生活  
    ——读雷加散文札记……………马尚瑞(72)
- 与北京四作家通话……………钱光培(86)
- 浅谈王蒙悲剧性作品的崇高感……………张丽毓(99)
- 乡音汽笛化诗情  
    ——李学鳌和他的诗……………王主玉(109)
- 酆道元笔下的北京风物……………李知文(129)
- 盛唐诗歌与幽州……………紫 兮(145)
- 马致远生平考略……………李明春(159)
- 红楼世家的自杀自灭  
    ——关于《红楼梦》主题思想的对话……………田 丁(172)
- “补天”说商榷……………曾保泉(191)
- 龚自珍在北京……………吕晴飞 姜 程(208)
- 漠漠无闻 始字不彰  
    ——关于评剧创始人成兆才……………长 江(227)

从《汉宫秋》和《王昭君》看

历史剧创作.....孟 国(238)

创造性继承民族文化遗产的范例

——《管锥编》在古代文献注释领域

的方法创新.....王 光(250)

## 论老舍的《猫城记》

吕 恢 文

从书库的角落里取出早已绝版的《猫城记》一书，坐下来认真地重新阅读和思考这部长期以来受到批判的文学作品，是由于它虽然算不上老舍的代表作，却标志着老舍早期思想与创作发展道路上的一个转折点；是由于它比老舍任何一部早期作品都更集中而且极坦率地表达了作者的思想政治观点，以至成为老舍研究中不能“绕开走”的一个重要课题——对它如何评价不仅关系到一部小说的命运，更关系到对老舍整个早期思想的基本估价；是由于在学术界清理过去长时期“左”的思想影响已经相当深入的形势下，重新评价《猫城记》的问题很自然地提了出来，我们应当打破三十年来对《猫城记》那种以简单的结论替代了学术上的自由讨论的沉寂局面，通过争鸣以求得对这部小说作出实事求是和恰如其分的正确评价。

老舍的寓言体政治讽刺小说《猫城记》写于一九三二年夏，最初发表在施蛰存主编的《现代》杂志上（一九三二年八月一卷四期至一九三三年四月二卷六期）。三十年代的评论界很快就对这部小说作出了评价，认为：“这本书是具有时代的社会意义的”；①它“在独特的风格里，包含着蕴藉的幽默味，给一个将近没落的社会，以极深刻的写照”，“是成功的”；②它“胜过著者以前的作品”“把我们中国现代社会挖苦得痛快淋漓”；③也有的评论家说：“这本小说，别于老舍的其他创作的，是有两大显然的特色——一是作者自我的表白，一是讽刺的方面之多而且备。”但是它在艺术性方面较差。④些这评论肯定了这部作品。而

读者对这小说也是颇感兴趣的：《猫城记》初版“两个月以后就再版，其风行便可想见”，<sup>⑤</sup>“《小坡的生日》、《猫城记》这些名作在抗战前陆续哄动了读者”。<sup>⑥</sup>从六十年代初开始（尤其是进入八十年代以来），《猫城记》逐渐在欧美各国和日本流传开。一九六四年，美国密执安大学出版了杜尔温的英译本。一九七〇年，美国俄亥俄大学又出版了威廉·莱尔的译本，它被誉为“所有现代中国小说中最堪令人一读的译本之一”。<sup>⑦</sup>一九七七年，苏联科学出版社出版了《猫城记》。一九八〇年，日本的科学幻想文库收入稻叶昭二的《猫城记》译本。一九八一年，匈牙利的欧洲出版社首次出版高洛·安德烈的译本，法国的东方语言学者出版社首次出版热纳维埃夫·弗朗索瓦·蓬塞的译本，苏联进步出版社出版的《老舍选集》收入《猫城记》。一九八二年，日本学习研究社出版最新的十卷本《老舍小说全集》，它的编者在访问中国征求了有关人士的意见之后，决定收入《猫城记》（日下恒夫译）。这就是说，《猫城记》已被译成五种文字（八个译本），成为老舍小说除《骆驼祥子》外译本最多的一部。绝大多数国外评论家肯定了这本书的文学价值，认为：“它忠实地反映了二十至三十年代中国的社会面貌，是老舍的一部颇有影响的作品”；<sup>⑧</sup>“《猫城记》标志着老舍最早的作品同他后来的作品的分水岭……作为一个艺术家，他终于进入了成熟阶段”，此书反映出作者“对医治中国病症的建设性态度”；<sup>⑨</sup>“《猫城记》完全可以在世界优秀讽刺文学作品中占据一席之地”。<sup>⑩</sup>当然，这些评论并不都是很准确的。

但是，在国内，一九四九年二月《猫城记》印过晨光本第三版之后，就成了老舍作品中的一个弃儿。

首先是作家本人决定停印此书。一九五一年八月，老舍在总结了自己前半生创作道路的《老舍选集·自序》中说：《猫城记》“不仅讽刺了当时的军阀，政客与统治者，也讽刺了前进的

人物，说他们只讲空话而不办真事……我很后悔我曾写过那样的讽刺，并决定不再重印那本书。”同年冬，他再次表示：“《猫城记》因思想有错误，不再印行。”<sup>⑩</sup>一九五二年老舍又在《毛主席给了我新的文艺生命》一文中说：过去“甚至写出《猫城记》那样有错误的东西，也拿去发表”，是由于没有掌握革命文艺理论。这三次自我批评反映了老舍政治上很大的进步。早在三十年代，老舍曾说：《猫城记》“是本失败的作品。它毫不留情地揭显出我有块多么平凡的脑子。”<sup>⑪</sup>那主要是从艺术技巧的角度来讲的。到了一九四四年，老舍说“《猫城记》最要不得”，<sup>⑫</sup>以及一九四七年他对于是否同意晨光公司重印此书十分踌躇，甚至把自己写的新序称作“一个未入流的作家的悔过书”，<sup>⑬</sup>是已经隐含着政治上的自我批评了，因为在抗日战争中老舍已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亲密朋友。从老舍在不同时期关于《猫城记》的言论，可以窥见这位作家对中国革命的态度逐渐转变。

另一方面，对于这部小说的命运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建国以来大部分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均出版于老舍决定停印《猫城记》之后），对《猫城记》作出了一系列基本否定的严峻结论，诸如：“有严重政治错误”，<sup>⑭</sup>“违反了艺术的真实”“充满了绝望和带有严重政治错误”，<sup>⑮</sup>“不分敌我地将反动势力和革命人物给予同样的讽刺和打击”“存在着倾向性的错误”“是一部失败的作品”，<sup>⑯</sup>等等。有些文学史著作措词虽较委婉，实际上对它也是否定的，如说：“写了象《猫城记》那样有明显错误的作品，产生了有害的影响。”<sup>⑰</sup>至于一九六九年那场对老舍的“大批判”，指《猫城记》为“反共罪证”，则是超出学术研究范围以外的政治迫害，姑置不论。

然而，《猫城记》是不应当被抛弃的。它基本上是一部爱国主义的小说。本文试对它的思想和艺术作一些探讨。



## 鲜明的爱国主义主题

主题是文学作品的灵魂，是我们判断一部作品成败的主要依据。可是一些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在论及《猫城记》时，总是只讲它的错误，不谈它的主题。因此，今天我们重新评价这部小说，首先一个问题就是要搞清它的主题是否正确。

《猫城记》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一九三〇年老舍从英国回到灾难深重的祖国，应当说，这是他一生思想与创作发展道路上的第一个转折点。老舍回顾道：“一九三〇年回国，思想比在留英的时候稍稍进步了些。”<sup>⑩</sup>实际上是有很大的进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的黑暗现实使怀着一颗炽热的爱国心归来的老舍极为失望，同时又给了他深刻的教育。他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内反动统治阶级的压迫，对人民大众遭受的苦难，有了比过去深刻得多的观察与认识。在文艺思想上，多少“受了革命文学理论的影响”，<sup>⑪</sup>他提出了“文学是时代的呼声”的主张，认为：艺术家“不能离开社会。社会的正义何在？人生的价值何在？艺术家不但是不比别人少一些关切，而是永远站在人类最前面的”。<sup>⑫</sup>在《论创作》一文中，老舍写道：“最近二三十年我们受了多少耻辱，多少变动……我们不许再麻木下去，我们且少掀两回《说文解字》，而去看看社会，看看民间，看看枪炮一天打杀多少你的同胞，看看贪官污吏在那里耍什么害人的把戏……创作！不要浮浅，不要投机，不计利害。”<sup>⑬</sup>他开始为以前的那些“游戏笔墨”感到“不安”，于是“力求收敛”“改进自己”，“尽可能的减少油腔滑调”。<sup>⑭</sup>你看，“《大明湖》里没有一句幽默的话”，<sup>⑮</sup>《猫城记》是“故意的禁止幽默”，<sup>⑯</sup>《离婚》是“含着泪的微笑”，<sup>⑰</sup>《月牙儿》就只有眼泪了。从一九三〇年到一九三七年，老舍创作的主流是越来越严肃、深沉、有力，

越来越接近人民。如果说这一创作新阶段的高峰是“决定抛开幽默而正正经经的去写”，笔尖上“能滴出血与泪来”的《骆驼祥子》，<sup>②</sup>那么，起点便是一对姊妹篇：《大明湖》和《猫城记》。鲁迅指出：“‘幽默’既非国产……而现在又实在是难以幽默的时候。于是虽幽默也就免不了改变样子了，非倾于对社会的讽刺，即堕入传统的‘说笑话’和‘讨便宜’。”<sup>③</sup>老舍没有堕入后者，于是立意“舍去”幽默的《猫城记》便成了一部批判现实主义的政刺小说。

触发《猫城记》的创作动机的，是一个紧接一个的重大国难事件：一九二八年五月的“五三惨案”，一九三一年的“九一八”事变，一九三二年的“一二八”事变。老舍回国后来到“五三惨案”的发生地济南教书，此事虽已过去两年，可是“每走在街上，看见西门与南门的炮眼”，“便自然地想起‘五三’惨案”，他“开始打听关于这件事”的详细经过，了解“实际上的屠杀与恐怖的情形”。<sup>④</sup>惨案如同一次亡国的预演，给老舍的刺激很深，由此他写出了国破家亡的悲剧故事《大明湖》。这部小说的手稿既被日军侵华的炮火焚毁，而“九一八”和“一二八”又带来了民族危亡的更加严重的时局，于是老舍就在全中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到来之时，写出了他的忧国忧民之作《猫城记》。因此，老舍说：“《猫城记》是《大明湖》的妹妹。”<sup>⑤</sup>

《猫城记》的创作目的性很强，它是爱国者老舍在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向国民们敲响的抗日救亡的警钟。小说通过“我”登上火星，历险于猫国，看到猫国种种丑恶现象和猫人的种种缺点以至猫人最后在“矮兵”入侵之下亡国灭种的大悲剧，影射中国社会现实，警告人们：社会如不改革，国民如不振奋，中国的灭亡将是不可避免的。在小说中，作者一再发出这样的警句：

“文明与民族是可以灭绝的”，“亡国不是悲剧的舒解苦闷，亡国不是诗人的正义之拟喻，它是事实，是铁样的历史……我不是

读着一本书，我是听着灭亡的足音！”并描绘着在“一间破屋中过着亡国之夕”的悲苦情景。把猫国毁灭给人们看，是为了“悬起一面镜子”和“向人心掷去炸弹”，<sup>⑩</sup>唤起民众，救亡图存。这不是哀伤的亡国之音，而是一部振聋发聩，激发人们爱国意识觉醒的作品。毫无疑问，《猫城记》的主题是爱国主义的。法国的评论家也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指出：《猫城记》“不仅是一部辛辣的讽刺作品，而且是一个警报，是对民族团结的召唤”。<sup>⑪</sup>

《猫城记》对鸦片战争以来帝国主义列强相互勾结欺侮中国及日本侵略者的血腥罪行有所揭露与谴责，但作者没有把重点放在这里。老舍认为造成中国贫弱以至濒临灭亡的主要原因是在中国的内部，即：国内反动统治阶级的祸国殃民、卖国投降和中间“国民性”的愚钝。他在一九三二年写的《国庆与重阳的追记》中说：“从一方面想，中国似乎没有希望；再从另一方面想，中国似乎还是没希望”，这叫“两头无望”，一头指的是政府，另一头指的是国民。老舍认为他们都忘掉了国家。这可以作为理解《猫城记》的一把钥匙。《猫城记》正是针对“两头无望”而发的。

揭露与批判反动统治阶级的祸国殃民、卖国投降，揭露与批判中国“国民性”的愚钝，这“两个批判”构成了《猫城记》的基本思想内容；鲜明、强烈的爱国主义的主题思想即寓于其中。

一，小说采用“但丁的游‘地狱’，看见什么说什么”的写法，<sup>⑫</sup>对猫国统治阶级的腐败政治和反动的国家机器进行了尖锐的揭露与讽刺，它比作者以往小说中的那种温和态度大大前进了一步。老舍由失望而开始愤怒了。

首先，这种揭露与讽刺几乎涉及整个国家社会的各个重要方面，表现了作者对反动统治阶级和那个“到处是黑暗，黑暗，一百分的黑暗”社会的全面否定。小说写道：猫国的政客“聪明，自私，近视，无耻，为自己有计划，对社会不关心”；猫国的政党叫“哄”，“和裤子一样”是政客们从外国学来、为图谋私利

而“起哄”的产物，“不论哪一哄起来的时候，都是一口一个为国为民。得了官作呢，便由皇上给钱，皇上的钱自然出自人民身上。得不到官作呢，拼命的哄，先是骗人民供给钱，及至人民不受骗了，便联合军人去给人民上脑箍。哄越多人民越苦，国家越穷”；猫国的外交，“就是无论发生了什么事便送去一块‘抗议’，外交官便是抗议专家”，在“外交吃紧的时节”，外务部“部长家里办喜事，当然没人来办公”，所以“猫人有没有外交，还是个问题”；猫国的军队，只知“抢迷叶与妇女”“打自家的人”，“‘外国人咳嗽一声，吓倒猫国五百兵’是个谚语”；猫国的法律，“不过是几行刻在石头上的字”，大地主打死人顶多花费几个“迷叶”就了事，外国人打死人“没人管，猫国的法律管不着外国人”；猫国的财政，“是以出卖古物为财政来源之一”的；猫国的教育，“即等于无教育”，“经费被皇上，政客，军人，都拿了去”“可是学校还开着。天大的笑话”；猫国的政府机构，设有“妓女部，迷叶所，留洋部，抵制外货局，肉菜厅，孤儿公卖局……”，“衙门真多”，而“猫人还以为不够呢”；等等。

其次，是小说把讽刺的锋芒大胆地直接指向了最高统治者，显示出作者“反抗那压迫人的个人或国家”<sup>④</sup>的勇气和在创作上的“不计利害”的精神。小说写道：“不经外国人主持，他们的皇帝连迷叶也吃不到嘴”，外敌入侵时“军民人等不准随意迁移，只有皇上和官员搬家”，并且“不许再称皇上为‘万哄之主’”“应称皇上为‘一哄之主’”；小说点明，猫国的贫弱是因为领袖不好，而不是人民不好，反复指出：“猫人并不是不能干事，我心中想，假如有个好的领袖”，“这样的人民还不好管理？假如有好的领袖”。

复次，小说给猫国的最高统治者安排了最可耻可悲的自取灭亡的下场，表现了作者对反动统治阶级强烈的愤恨和不妥协的

态度。小说最后一章写得很尖锐：猫国的首领们争先恐后地跑到入侵的“矮兵”面前跪好，象“大家庭出殡的时候，灵前跪满了孝子贤孙”，“矮兵”军官却将这些投降者统统处死，尸首“被人家用脚踢开”，敌军的“大队慢慢的前进”。

《猫城记》写在国民党新军阀已掌握“中央”政权，建立了“国民政府”的年代，它所讽刺与抨击的猫国统治者，主要是影射当权的国民党反动政府（老舍同时期的“幽默诗文”也有不少是讽刺国民党的，如《长期抵抗》《贺论语周岁》《日本撤兵了》等等）；有一些地方是影射封建军阀，也有一些地方是影射我国近代史上的封建王朝。作者把这几种剥削和压迫人民、投靠外国帝国主义的反动统治者糅合在一起写，成了我们称之为“反动统治阶级”的这样一个混合体。老舍作为一位杰出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通过对社会的深刻观察，敏锐地看到并在这部小说里描绘了反动统治阶级的凶残和腐败，描绘了阶级压迫和剥削的各种现象。但是，由于他当时还没有掌握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甚至在《猫城记》初版自序里声称他不愿回答“是哪一派的作家？属于哪一阶级？”之类的问题，因此，他对反动统治阶级和黑暗社会的揭露与讽刺多半停留在表面现象上，未能触及要害和本质，例如对旧教育制度的批判，虽激烈却不中肯。

二，《猫城记》从头至尾贯串着对中国“国民性”弱点的揭露与批判。老舍指出“猫人”的主要弱点是：上下糊涂（“上下糊涂，一齐糊涂，这就是猫国的致命伤！”，这就是“猫人的最大缺点”），没有人格（“皇上没有人格，政客没有人格，人民没有人格”，“国民失了人格，国便慢慢失了国格”），事事敷衍（小蝎说：“我祖父敷衍，我的父亲敷衍，我敷衍，那些青年们敷衍；‘负责’是最讨厌的一个名词”，大家都“不想解决任何的问题”），不思合作（“猫人不敢欺侮外人，可是对他们自己是勇于争斗的”，最后猫国只剩下两个人，被敌人关在木笼里，“他

们就在笼里继续作战，直到两个人相互的咬死：这样，猫人们自己完成了他们的灭绝”），妄自尊大（猫人“学者”说：“外国人研究天文用许多器具，镜子，我们世代相传只用肉眼，这还不算本事；我们讲究看得出天文与人生祸福的关系，外国人能懂得这个吗？”），崇洋恐外（“猫人的敬畏外国人是天性中的一个特点”，遇见一个外国人，猫人就“围得水泄不通”地观看，外国人放一枪，猫人“吓得大概跑了三天也没有住脚”），奴性十足（“伸手就打，是上等猫人的尊荣；也是下等猫人认为正当的态度”），精神麻木（猫人“全很快乐的活着，饿成两张皮也还快乐”，猫人女子，不论“压制她们也好，宠爱她们也好，尊敬她们也好，迷恋她们也好，豢养她们也好”，她们自己光知道搽粉），疏懒怠惰（“假如磨烦等于作事，猫人是最会作事的”“立志自强需要极大的努力，猫人太精明，不肯这样傻卖力气”），自私自利（猫人“是完全以自己为中心的”）；以及贪图钱财（猫国的钱币叫“国魂”），不讲卫生（“不清洁是猫人历史上的光荣”，沟里的臭泥是“国泥”），不讲信义（“在猫人历史上，起誓是通行的”，现在起誓只是“闹着玩”），不讲人道（猫人“是宇宙间最残忍的人”，“杀人的方法差不多与作诗一样巧妙了”），等等。

老舍是继鲁迅之后非常注意国民性问题的一位作家，他最早在英国写的三部小说，都有批判国民性的内容，例如，在《老张的哲学》里所解剖的老张那个“钱本位”的“哲学”，就是国民性的一种（“国魂”！）；《二马》就更明确，“写它的动机是在比较中英两国国民性的不同”。<sup>⑤</sup>《猫城记》则是对国民性的一次最集中、最激烈的批判，老舍在小说中写道：“在亡国的时候才理会到一个‘人’与一个‘国民’相互的关系是多么重大！”“国家灭亡是民族愚钝的结果”，他此时已把国民性问题同民族存亡联系起来。初登文坛的青年老舍，

不光是受英国文学的熏陶，同时也明显地受到“五四”主将鲁迅的影响。早在三十年代初，朱自清在清华大学讲授“中国新文学研究”课程时就指出老舍小说中有“鲁迅的影响”。<sup>⑧</sup>老舍本人也在《鲁迅先生逝世两周年纪念》一文中说：有人认为“鲁迅自成一家，后起摹拟者有老舍等人”，这话有一部分是对的，“因为象阿Q那样的作品，后起的作家们简直没法不受他的影响”。在《猫城记》里有这样一段关于猫人精神麻木的描写：“路上有个小石子，忽的一下，一群人全蹲下了，人潮起了个旋涡。石子，看小石子，非看不可！”读后立刻使人想起鲁迅的杂文：在中国，“假如有一人，在路旁吐一口唾沫，自己蹲下去，看着，不久准可以围满一堆人”。<sup>⑨</sup>还有一段是描写猫人观看大鹰的头的盛况：“看的人们并不批评与讨论，除了拥挤与互骂似乎别无作用。没有人问：这是谁？为什么死？没有。我只听见些，脸上的毛很长。眼睛闭上了。只有头，没身子，可惜！”它和鲁迅的《药》《示众》在思想上是有相通之处的。老舍对国民性的批判也和鲁迅对国民性的批判一样，是基于爱国主义的思想，正如老舍自己所说：“猫人的糟糕是无可否认的。我之揭露他们的坏处原是出于爱他们也是无可否认的。”<sup>⑩</sup>《猫城记》的作者对于自己的同胞虽然颇有一些愤激过头之词，如说：“对猫人我不愿再下什么批评；批评一块石头不能使它成为美妙的雕刻。”然而这一类的话，象列宁在评论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俄罗斯民族的批评时所指出的：“是真正热爱祖国的话，是感叹……人民群众缺乏革命性而倾吐出来的热爱祖国的话。”<sup>⑪</sup>当然必须看到，老舍对国民性的批判是缺乏阶级观点的，因而有很大的局限性。他在小说中往往将剥削阶级的丑恶阶级本性当作国民性的弱点，或者将它与人民群众受统治阶级奴役而产生的精神缺陷混为一谈；对于国民性的消极面也夸大了，以至看不见人民特别是工农群众的革命伟力。老舍在《猫城记》里对国民性进行批判，已是三十年

代初期，中国革命的形势已经大大向前发展了，因此它的启蒙意义是不能同鲁迅在“五四”前后对国民性的批判相比的。

我们再进一步从人物形象塑造这个角度来考察，《猫城记》的爱国主义主题思想正是通过它所肯定和否定的人物形象非常鲜明地体现出来。小说歌颂了两位爱国者：大鹰和小蝎，虽然他们都没有力量挽救祖国的灭亡，但他们热烈的爱国主义感情和对祖国的忠诚是崇高的、可贵的。大鹰为救国而死得悲壮，是作者理想的英雄；小蝎为不当亡国奴而死得坚贞，他的“灵魂还是自己的”。由于这是一部讽刺小说，所以写得比较成功的还是大蝎这个主要反面人物形象。大蝎“是猫国的重要人物，大地主兼政客、诗人与军官”，作者对他的横行霸道，贪婪自私，阴险狡诈，因循守旧，妄自尊大，尤其是对他的惧怕、讨好和投靠外国人，最后跪在侵略者面前投降，被可耻地处死，进行了淋漓尽致的讽刺与鞭挞。老舍最痛恨充当帝国主义走狗的封建军阀，他说：“不打外国人的军阀要是不欺侮平民，他根本不够当军阀的资格”“我根本不承认军阀们是‘人’，所以不必讲人道！”“救民才是人道，杀军阀便是救民！”（《赵子曰》）由此可以理解，老舍为什么把极大的憎恨和鄙视投注在大蝎这个反面人物形象的刻画之中。小说里的几个人物，或是爱国者，或是卖国贼，紧紧扣住了小说的主题思想，从正反两方面来表现。

### “也讽刺了前进的人物”

《猫城记》是老舍早期思想的一个敞开的窗口。老舍在这本书里几乎和盘托出了他的全部政治观点，其中确有一些错误，这是我们不应“为贤者讳”的。问题在于《猫城记》虽然被批判了几十年，对于它的错误却并没有作过认真仔细的清理，以至到今天这里面还有一点糊涂帐。



《猫城记》的错误究竟是什么？

一般的看法是：一，讽刺了“大家夫司基哄”即共产党；二，讽刺了“马祖大仙”即马克思；三，讽刺了“红绳军”即工农红军。

我认为：《猫城记》的错误在于讽刺了“大家夫司基哄”即共产党，讽刺了信仰“马祖大仙”的人即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者。这是很明显的。至于讽刺“红绳军”就是影射工农红军之说，则属穿凿附会。

对于“大家夫司基哄”及“马祖大仙”信仰者的讽刺，零星散见于小说的第二十至二十五章之间的某些段落，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认为“大家夫司基哄的哄员”是空谈“主义”，脱离实际，不干实事的口头“革命家”。说“我们的大家夫司基哄的哄员根本不懂经济问题，更不知道怎么创设一种新教育……他们打算由农民与工人作起，可是他们一点不懂什么是农，哪叫作工。”他们“只顾革命而没有建设的知识与热诚”，将问题看得“好似极简单：把迷叶平均的分一分，成为一种迷叶大家夫司基主义，也就行了。但这正是走入绝地的方法。”小说还描绘了一群信仰大家夫司基的学生激烈辩论的场景，听到的尽是些“扑罗普落扑拉扑是地冬地冬的呀呀者的上层下层花拉拉”之类莫名其妙的空洞理论，或是两派之间关于先去皇宫“捉皇上”还是“先回家杀爸爸”之类荒唐的争论。

认为“大家夫司基主义者”对“马祖大仙”的信仰和崇敬，是由猫人的“糊涂”这种国民性弱点所带来的一种迷信。小说描绘了一群“马祖大仙”的信仰者，“都在地上跪着，面前摆着一大块石头，上边写着几个白字：‘马祖大仙之神位’”“慢慢的一群分为若干小群，全向马祖大仙的神位立着嚷……嚷来嚷去，大家嚷得没力气了，努着最后的力量向石头喊了声：‘马祖大仙